

## 朝鮮晚期山神幀與山王儀式：

### 與天台「山王」關係之探討\*

陳明華

華梵大學 佛教藝術學系客座副教授

#### 摘要

本文透過對朝鮮〈山神幀〉圖像與山王儀式的考察，探討朝鮮晚期佛教迎入山神奉祀與天台宗所立山王儀禮的相關性。天台宗立「山王」為守護伽藍神祇，始自智顛，至晚唐以後，以道教仙人王喬成為天台山神。經由對朝鮮時期《諸般文》、《作法龜鑑》儀式集所收錄山神儀文的探析，可知十八世紀以後朝鮮佛教制定山王儀式、繪製〈山神幀〉和勸化拜禱山王，是沿襲自天台禮拜山王的傳統。此時期朝鮮佛教試圖褪去山神原本濃厚的巫俗信仰色彩，一方面重申其守護天台山的身份，另一方面視祂如同羅漢一般具有修證成道、度化眾生的佛教意涵，使其轉化為佛教伽藍敬奉的神祇。同時經由考察朝鮮晚期所繪〈山神幀〉，以描繪仙風道骨相貌形象的山神居多，此圖像的呈現，亦與本文論旨是相符的。

關鍵詞：天台山、山王、山神幀、山神請

## The *Sansindo* and *Sanwang* Rites during the Late Joseon Period and Its Relation with the Mountain Kings in the Tiantai Sect

Ming-Hua 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Buddhist Art, Huafan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the images of *Sansindo* and *Sanwang* Rites reveals the ties of Tiantai Mountain King Rituals in adding Mountain Gods into Late Joseon Dynasty Buddhist practice in Korea. The Mountain King (Shanwang 山王) was assigned by the Tiantai Master Zhiyi 智顛 (538-597) to protect his temple, and subsequently, this Mountain King of Tiantai became a Taoist immortal, Wang Qiao, after the Late Tang period. Analyzing the collections of rituals related to the Mountain Gods in Korea such as *Jebanmum* and *Jakbeopgwigam* reveals that the composing of regulations and converting worship of the *Sanwang* Rites, and the painting of the *Sansindo* in Korea after the 18<sup>th</sup> Century originated from Tiantai's Mountain King tradition. At that time, Korean Buddhism tried to downplay the mountain king's strong folk shaman origin and transform Him into a deity worshiped by Chinese Temples. These Korean rituals highlighted that the Mountain King has been the guardian deity protecting the Tiantai Mountain and expounded its Buddhist characteristics of Arahatsip and capability of transmitting dharma to the public. In addition, most of the late Joseon *Sansindo* represented the Mountain Gods as lofty old Daoists supported the argument that the Korean *Sanwang*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Chinese Mountain Gods.

Keywords: Tiantai Mountain, *Sanwang*, *Sansindo*, Mountain Gods Rites

## 前言

朝鮮半島山嶽林立，領土中山地佔有七成以上，佛教傳來之前，原始的薩滿信仰（Shamanism）中已萌生對山嶽的崇拜。四世紀後期佛教傳來，在佛教須彌山的宇宙觀及聖地信仰的基礎上，雖與原始的山岳信仰有所交集，但截至朝鮮前期為止，山神的祭祀仍屬於國家或民間的神祠體系，約在十七世紀末後才出現有關佛寺山神閣的記載。

關於朝鮮佛教奉祀山神的研究，有山神是摻和國土神崇拜的土著信仰，來自巫教的神祇，<sup>1</sup>或與密教擇地法、或依《華嚴經》經說所形成的神眾信仰有關，<sup>2</sup>但從佛教的觀點來探究山神與獨聖尊者合祀的緣由，則是過去研究中尚未著力之處。經由對朝鮮儀式集所錄山王儀式的探討，筆者發現與源自天台宗所立「山王」的傳統脈絡極為契合，加上僧傳文獻記載山神與山中修行僧有諸多互動關係，因此朝鮮出現此合祀的現象應是受此影響所致。以下本文將以山神與獨聖合祀的調查結果作為基礎，經由文獻梳理朝鮮晚期山神閣興建過程、解讀山王儀式文本所顯現的佛教意涵，以及分析〈山神幀〉中所呈現山神形象的圖像特徵，來印證本文所立論旨。

---

\*本文為「第四屆佛教藝術國際學術研討會」（2022.10.20）發表的修訂文。新北：華梵大學佛教藝術學系主辦。

<sup>1</sup> 參見韓定燮，〈佛教土著信仰考：특히 華嚴神將을 中心으로〉《韓國佛教學》No.1（1995年），頁175；柳東植，〈韓國의 土著信仰과 民衆의 佛教收容形態〉《延世論叢》No.12（1975年），頁126。

<sup>2</sup> 洪潤植，〈佛教儀式에 諸神의 性格：神衆作法을 中心으로〉《韓國民俗學》Vol.1（1969年）；金炯祐，〈韓國寺刹의 山神閣과 山神儀禮〉《禪文化研究》Vol.14（2013年）。

## 一、山靈閣的興建與奉祀

四世紀晚期隨著佛教的傳播，朝鮮半島開始興建佛寺，但歷代眾多的佛教建築中未見有專祀山神的殿閣，直至十八世紀山靈閣興起，發展至今日，成為佛寺中不可或缺的佛殿。帶有巫俗信仰色彩的山神被迎入佛寺，於伽藍中佔有一席之地，意味著山神已轉化成另一種身份，並被賦予佛教的意義。

### （一）從神祠到山靈閣

韓國古代山神傳說中最初將山神人格化的首例，為《三國遺事》中所述古朝鮮開國君主王儉遁入阿斯達山成為山神的神話，<sup>3</sup>後諸如高句麗朱蒙、新羅朴赫居世<sup>4</sup>、後百濟甄萱，乃至高麗王建、朝鮮李成桂等君王的建國傳說中都與山嶽有所渲染，故即使朝代更迭，至朝鮮建國初期為止，歷代統治者敬山嶽為護國神祇，為之立祠受祀。遇有兵亂、天災多行祭拜祈禳，<sup>5</sup>如高麗時期的崧山神祠、<sup>6</sup>紺岳山神祠、

---

<sup>3</sup> [高麗]一然，《三國遺事》紀異卷一，古朝鮮條。

<sup>4</sup> 新羅護國思想與山神信仰的關係，參照崔琮錫〈韓國土著宗教와 佛教의 習合過程〉，《佛教學報》Vol.35，1988年，頁277-286。

<sup>5</sup> 如高麗時期毅宗（1146-1170在位）「禱雨于名山大川及諸神祠。」《高麗史節要》卷十一，毅宗莊孝大王。

<sup>6</sup> 「崧山神祠。在王府之北。自順天館出。至兵部。直北沿溪行。過龜山寺，福源觀。出北昌門。行五里許。山路崎嶇。喬木森蔭。俯視城中。如指諸掌。其神。本曰高山。國人相傳。祥符中。契丹侵逼王城。神乃夜化松數萬。作人語。虜疑有援。即引去。後封其山為崧。以祠奉其神也。民有災病。施衣獻良馬。以禱之。」宋·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十七，祠宇崧山廟，韓國古典綜合DB。

<sup>7</sup>忠州月嶽神祠等，<sup>8</sup>因退擊契丹、蒙古敵兵有功而受祀。奉祀山神的神祠，也成為民間祭拜、祈福消災之處。

高麗祭享山神的傳統，延續至朝鮮初中期，民間山嶽神祠與城隍祠普受大眾拜禱，諸凡祈子、消災、出海等，皆設壇祭享，祈求心願達成，或航海平安。如1488年崔溥撰《漂海錄》載，民眾渡船前往濟州島，行前至光州無等山祠或羅州錦成山祠，祭拜後始出行。回程前再至濟州廣壤祠、遮歸祠、川外祠、楚春祠祈禱出海平安。<sup>9</sup>或南孝溫（1454-1492年）撰《秋江集》述，嶺東地區高城郡地方風俗，每於三四五月中擇日迎巫，極辦水陸之味以祭山神。<sup>10</sup>

然以信奉儒家思想為中心的朝鮮社會，神祠所具有濃厚的巫俗信仰色彩，終究遭受排斥與整頓。推崇儒教的士儒，對於不入國家正統祭典，百姓趨之若鶩的山神堂，視為迷信、淫祀。初期太宗十四年（1414年）忠清道都觀察使許遲請行里社之法，以杜絕神堂淫祀。書曰：「自今凡鄉里之民不遵著令，尚行淫祀，稱為神堂，別立里中者，一皆燒毀痛理。下議政府，議聞施行。」<sup>11</sup>十六年（1416年）雖短暫「復行國巫堂與紺岳、德積、木覓三聖祈禳祭。」<sup>12</sup>但世宗十三年（1431年），大

<sup>7</sup>「監察御史安鴻漸，上言，丹兵，至長湍，風雪暴作，紺岳神祠，若有旌旗士馬，丹兵，懼不敢前，昔，苻秦，伐晉，望見八公山草木，變為晉兵，畏而退去，神明所贊，古今何殊，請令所司，修報祠，從之。」《高麗史節要》卷三，顯宗元文大王。

<sup>8</sup>「蒙兵，屠忠州城，又攻山城，官吏老弱，恐不能拒，登月嶽神祠，忽雲霧，風雨雷電俱作，蒙兵以為神助，不攻而退。」《高麗史節要》卷十七，高宗安孝大王四。

<sup>9</sup> [朝鮮]崔溥，《漂海錄》卷一，韓國古典綜合DB。

<sup>10</sup> [朝鮮]南孝溫，《秋江集》卷五，〈遊金剛山記〉，韓國古典綜合DB。

<sup>11</sup> 《朝鮮王朝實錄》，《太宗實錄》卷二十七。

<sup>12</sup> 《朝鮮王朝實錄》，《太宗實錄》卷十七，太宗十六年五月（1416）。

司憲申概等上疏請禁山野淫祀，<sup>13</sup> 尤對婦女來往神祠，膜拜山神，痛毀極詆。儒士仇視淫祀不滿的心態，在明宗二十一年（1566年），發生開城府儒生憤而焚燒松岳淫祠事件。<sup>14</sup>

受到打壓，相繼廢除的神祠，從此銷聲斂跡。直至十七世紀末後，才出現佛寺興建或奉祀山神的記載，如 1696 年軍威鴨谷寺山靈閣、1761 年通度寺山靈閣；<sup>15</sup> 1711 年刊楓溪明察（1640-1708 年）作《楓溪集》卷上〈祭山神文〉、1797 年經弟子聖岸編纂刊行的仁嶽義沼（1746-1796 年）撰《仁嶽集》〈隱寂庵山靈閣記〉<sup>16</sup>、應雲空如（1794-？年）《應雲空如大師遺忘錄》撰〈山神閣勸善文〉、涵弘致能（1805-1878 年）撰〈玄沙寺山靈閣記〉<sup>17</sup>、梵海覺岸（1820-1896 年）1872 年撰〈隱跡庵山神閣創建記〉與 1877 年〈清海觀音庵山神閣創建記〉<sup>18</sup>，經由這些記載，可知山靈閣已進入佛寺，並隨著十八世紀〈山神請〉儀軌的整備，於十九世紀後到達興建的高峰期。

---

<sup>13</sup> 《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實錄》卷五十二。

<sup>14</sup> [朝鮮]李珥，《石潭日記》卷上，明宗大王丙寅二十一年，韓國古典綜合 DB。

<sup>15</sup> 金允姬，〈朝鮮後期 山神圖 研究〉，（東國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 年），頁 19。

<sup>16</sup> [朝鮮]仁嶽義沼，《仁嶽集》卷二，東國大學佛教紀錄文化遺產（KABC）。

<sup>17</sup> 「檀越安東金君。與本寺比丘四信。共施四十緡銅。構一間山靈閣。兼丹雘之所為而為之。余曰無所為而為之。是誠也。山靈無感應則已。有則無所應而應之。」[朝鮮]涵弘致能，《涵弘堂集》卷二，〈玄沙寺山靈閣記〉，東國大學佛教紀錄文化遺產（KABC）。

<sup>18</sup> 「謂在貌為恭，在心為敬。程子曰：主一無適之謂敬，予謂誠孝之心。……敬我父母時，敬於人之父母，敬我內神時，敬於外神，是以敬之一言，蔽於三千，自可知矣。壬申春海南秀士金台禧，捐其家財，附於邑之主山金剛山之隱跡庵藥師殿之主月如上人處，建山神閣以為為父母前祈福，死後薦靈，為子孫威儀棟瓜瓞綿綿之計……隨年奉祀，無異內神，此乃奉親之敬，主一無適根於心，睟於面，盍於背，及於人致於神。」[朝鮮]梵海覺岸，《梵海禪師文集》卷一，〈隱跡庵山神閣創建記〉，東國大學佛教紀錄文化遺產（KABC）。

## (二)、山神與獨聖合祀類型

山神閣又稱山靈閣、山王閣，相較於其他殿閣，規模小，通常面闊、進深各一間，殿內設有小佛壇，懸掛山神畫像或安置塑像。奉祀型態可概分為二類，一是單獨奉祀，指在獨立殿閣的空間內只奉祀山神，如百潭寺山靈閣、開心寺山神閣等，二是與其他神祇合祀，以與獨聖合祀形式最多、也最為常見。獨聖 (독성, 音: Doksung), 又稱那畔尊者、獨覺尊者,<sup>19</sup> 安奉此尊者的殿閣稱為獨聖閣、天台閣。有關朝鮮晚期「獨聖尊者」的意涵，辛恩美研究中指出「獨聖」是泛稱在天台山隱居獨修，自悟得道的尊者，<sup>20</sup> 如同 1872 年作佛教中央博物館藏〈獨聖幀〉，畫中榜題所書：「南無天台山上獨修禪定那畔尊者之位」，所指為在天台山禪修之尊者。朝鮮禪門將獨聖做為隱居山中修行僧的象徵，應與十六世紀後清虛休靜(1520-1604 年)、鞭羊彥機(1581-1644 年)、白坡巨璇(1767-1852 年)等主導佛教教界的禪師大力倡導修行，期許僧人勇猛精進的禪門氛圍，有著密切的關係。獨聖儀式初見朝鮮宣祖八年(1575 年)寶林寺本《諸般文》所收「獨聖請」，<sup>21</sup> 而「山神請」(或稱山王儀式)儀禮的完備則在十八世紀之後，從儀式成立年代來看，獨聖在先，山神隨後，推測應是奉祀尊者後，再迎祀山神。以下依田調所見，將此合祀型態，整理如表一。

<sup>19</sup> 丁福保編《佛學大辭典》解釋獨覺為緣覺、辟支佛，梵語 Pratyekabuddha，舊稱辟支佛，又曰辟支迦羅，新稱鉢刺翳伽佛陀，舊譯曰緣覺，新譯曰獨覺。緣覺者：一，觀十二因緣之理而斷惑證理，一，因飛花落葉之外緣而自覺悟無常，斷惑證理。獨覺者，彼於無佛之世，宿因所萌，或觀十二因緣，或觀飛花落葉，而獨自覺悟也。

<sup>20</sup> 辛恩美，〈獨聖의 概念定立과 信仰에 관한 研究〉，《美術史學研究》No.283·284 (2014 12 月)，頁 31-53。

<sup>21</sup> [朝鮮]寶林寺刊印本《諸般文》，〈獨聖請〉，東國大學佛教紀錄文化遺產 (KABC)。

同殿合祀型如慶北聞慶市鳳巖寺山神閣（圖 1）、全北南原市實相寺百丈庵，鳳巖寺<sup>22</sup>、實相寺<sup>23</sup> 均為韓國禪宗發展史上具有歷史淵源的重要佛寺，鳳巖寺為新羅道憲（824-882 年）所創曦陽山門祖庭，實相寺為洪陟（生年不詳）所創實相山門祖庭。

表一 山神與獨聖合祀類型

奉祀方式	說明	供奉處例舉
同殿合祀型	山神閣內供山神、獨聖兩幅畫幀	鳳巖寺山神閣、實相寺百丈庵山神閣、觀龍寺山靈閣
合併或鄰近型	山神閣與應真殿合為一殿，閣內供山神、獨聖兩幅畫幀	大興寺應真堂山神閣
	山神閣與應真堂或天台閣（獨聖閣）相鄰	仙巖寺、松廣寺、梵魚寺、觀龍寺
三聖閣奉祀型	主尊熾盛光如來佛左右配祀獨聖與山神	奉恩寺北極寶殿、泉隱寺三聖閣、華溪寺三聖閣、三聖庵七星閣、南長寺金輪殿
主殿奉祀型	主殿內供奉山神、獨聖幀畫	尊者庵大雄殿、碑岩寺極樂殿、麻谷寺大光寶殿、修德寺大雄殿
配殿奉祀型	觀音殿內配置獨聖、山神幀畫	松廣寺觀音殿、求禮華嚴寺圓通殿

<sup>22</sup> 鳳巖寺由智證道憲建於新羅憲康王五年（879 年），九山禪門曦陽派根據地。近代 1947 年性徹（1912-1993 年）、青潭（1902-1971 年）、慈雲（1911-1992 年）等，在此發起「鳳巖寺結社」，封山與外界隔離潛修，此修行方式延續至今日，是象徵韓國禪修精神的重要道場，1982 年經曹溪宗指定為特別禪院。

<sup>23</sup> 實相寺由入唐僧洪陟於新羅興德王三年（828 年）返國後建立，洪陟為西堂智藏大師（738-817 年）法嗣，傳承自西馬祖道一（709-788 年）以來家風，實相寺作為朝鮮半島禪法初傳的伽藍，於朝鮮 1468 年發生火災，建築全毀，僧人遷徙至百丈寺潛修，至十七世紀末以後經碧巖、戒悟、枕虛、義巖等僧人重建。

實相寺百丈庵原稱百丈寺，依〈發掘調查報告書〉述，始建立年代不詳，從境內所遺國寶〈百丈庵三層石塔〉、寶物〈百丈庵石燈〉文物，推測初建在統一新羅晚期。截至十七世紀末期遭受兩次祝融之災前，百丈寺原有佛殿四所、寮房八間、



圖 1 鳳巖寺山神閣內所供山神幀(右)和獨聖幀(左)，慶尚北道聞慶市

佛庵八九所。災後由於腹地狹小，在僧人守仁主導之下，1680 年開始將境內建築移建至實相寺，而成為實相寺附屬佛庵。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間，佛庵多次火災，雖遷地重建，仍又毀，至 1901 年由南湖、玩峰、月虛、影潭等重建，有主殿二十一間、四聖閣三間、山神閣一間。<sup>24</sup>山神閣正面柱聯書：「靈山昔日如囑，威鎮江山度眾生，萬里白雲青嶂裡，雲車鶴駕任閒情。」，內部佛壇懸掛〈獨聖幀〉

<sup>24</sup> 參照吳炳武，〈南原 百丈庵 舊建物址 發掘調查報告〉，《全羅文化論叢》Vol.1，1986 年，頁 220-221。

和〈山神幀〉(圖 2)。



圖 2 實相寺百丈庵山神閣，全羅北道南原市

合併或鄰近類型指建築位置相鄰合併或合併，如仙巖寺、松廣寺、梵魚寺、觀龍寺等，以全南海南郡大興寺、全南順天市仙巖寺為例說明。大興寺為朝鮮後期禪教大伽藍，西山大師清虛休靜駐錫之處，除輩出楓潭義謙(1592-1665年)、霜月璽封(1686-1767年)等十三位大宗師與萬化圓悟(1694-1758年)、影波聖奎(1728-1812年)等十三位大講師外，並有隱居大興寺一枝庵四十餘年，以茶入禪，號稱「海東茶聖」的草衣意恂(1786-1866年)，是朝鮮後期禪僧雲集的大叢林。大興寺伽藍劃分為北院、南院、大光明殿與表忠祠四區，山神閣位於北院，區內有大雄寶殿、白雲堂、應真堂山神閣等建築。山神閣與應真堂兩殿合一(圖 3)，建築為懸山式屋頂、面闊五間、進深三間，正面左側三間為應真堂，右側兩間為山神閣，外懸「應真堂山神閣」匾額，兩殿中間有牆圍堵，應真堂佛壇中央供奉釋迦如來佛、文殊菩薩、普賢菩薩像，兩旁是十六羅漢像(現遺十四尊)、侍者、童子、使者、

仁王等塑像，右側山神閣內懸掛 1901 年作〈獨聖幀〉、〈山神幀〉。



圖 3 大興寺應真堂與山神閣，全羅南道海南郡

仙巖寺山神閣建於禪院區後方，此寺與天台宗淵源甚深，開創海東天台宗的高麗義天（1055-1101 年）曾在此大舉修建伽藍，弘演天台法筵，寺內存有三座高麗僧塔。<sup>25</sup>朝鮮後期諸如栢庵性聰（1631-1700 年）、護巖若休（1664-1738 年）、海鵬展翎（?-1826 年）、涵溟太先（1824-1902 年）、景鵬益運（1836-1915 年）等諸多名僧在此講座弘法，禪風盛行，號稱「湖南第一禪院」。禪院內建有應真堂、彌陀殿、真影堂、達摩殿和山神閣，主殿應真堂內除有十六羅漢像外，又加奉一尊獨聖

<sup>25</sup> 嚴基杓，〈仙巖寺 高麗時代 石造浮屠의 建立時期와 意義〉，《地方史와 地方文化》Vol.12 No.1，2009 年，頁 96。

像，山神閣位于應真堂後方，兩建物間築有連結的屋簷、通道，山神閣內奉祀〈山神幀〉，殿後面立有「山王之位碑」(圖4、5)。



圖4 仙巖寺應真堂與山神閣增築通道，全羅南道順天市

三聖閣奉祀類型，如慶北安東鳳停寺三聖閣、尚州南長寺金輪殿；首爾市江南奉恩寺北極寶殿、江北華溪寺聖母閣、蘆原鶴到庵三聖閣、城北開運寺三聖閣；京畿道奉先寺北斗閣等，有各種殿名稱。殿外亦見懸三個匾額情形，如全南求禮泉隱寺懸「三聖殿」、「山王閣」、「七星殿」，通常殿內「畫七星、獨聖、山靈等幀奉安。」

<sup>26</sup> 如鳳停寺以象徵北極星的熾盛光如來為中尊，左右配置獨聖和山神（圖 6）。



圖 5 仙巖寺山神閣後所立「山王之位」石碑，全羅南道順天市

三聖閣的奉祀手法，盛行於十九世紀以後，儀式作法中，山神與道教北斗星君等神祇共祀，見於 1769 年《諸般文》（鳳停寺刊本）「神眾作法」，<sup>27</sup> 關於三聖閣奉祀的形式，有因朝鮮道教科儀萎縮，山神和道教北斗七星信仰被佛教吸收的看法，<sup>28</sup> 但

<sup>26</sup> [朝鮮]鏡虛惺牛（1846-1912 年）撰《鏡虛集》〈梵魚寺鷄鳴庵創建記〉內所述七星閣幀畫，《鏡虛集》，東國大學佛教紀錄文化遺產（KABC）。

<sup>27</sup> [朝鮮]《諸般文·略禮神眾位目》，1769 年鳳停寺印本，東國大學佛教紀錄文化遺產（KABC）。

<sup>28</sup> 김용태, 〈朝鮮後期 佛教과 民間信仰의 共存 樣相: 山神·七星 信仰의 佛教化〉, 《佛教學研究》Vol. 61 (2019 年), 頁 75-104。

三崎良周撰〈山王神道と一字金輪佛頂〉中有山王、金輪、七星為同體的見解，<sup>29</sup> 山王在韓、日的發展可有不同的跡象，此部分還有討論的空間。



圖 6 鳳停寺三聖閣所供熾盛光如來圖（中）、山神幀（左）、獨聖幀（右），慶尚北道安東市

主殿奉祀類型，如禮山修德寺大雄殿、公州麻谷寺大雄寶殿、金堤歸信寺大寂光殿、世宗市碑岩寺極樂殿、濟州島西歸浦市尊者庵等。修德寺大雄殿中壇佛畫供神眾幀、熾盛光如來圖、獨聖幀、山神幀（圖 7）。麻谷寺大雄寶殿依 1975 年柳東植述大雄寶殿、大光寶殿內均配祀山神幀、獨聖幀、神眾幀，<sup>30</sup> 2015 至 2017 年間經實地調查，配置有所變動，大雄寶殿內供山神幀、韋馱神眾幀，大光寶殿內供獨

<sup>29</sup> 三崎良周，〈山王神道と一字金輪佛頂〉，《印度學佛教學研究》Vol.8 No.2，頁 251-254。

<sup>30</sup> 柳東植，〈韓國의 土著信仰과 民眾의 佛教受容形態〉，《延世論叢》Vol.12 No.1（1975 年），頁 129。

聖幀、七星幀、神眾幀、山神幀。而位於南韓最高山嶽漢拏山海拔 1300 公尺佛來岳的尊者庵，被稱是「漢拏山靈室」，傳洞口有石如僧行道狀，稱修行洞，洞有七星台、坐禪岩等，是古僧入定之處。<sup>31</sup> 現建有大雄殿、國聖齋閣等，大雄殿內供有一尊白鹿山神像。

配殿類型，如全南順天市松廣寺觀音殿、全南求禮郡華嚴寺圓通殿等。松廣寺觀音殿於朝鮮末期作為高宗、明成皇后和世子祈福的願堂，稱祝聖殿，2010 年出版的《曹溪山松廣寺》內載觀音殿內懸掛著 1858 年作〈山神圖〉、1869 年作〈七



圖 7 修德寺大雄殿中壇佛畫神眾幀、熾盛光如來圖、山神幀、獨聖幀（由右向左）

<sup>31</sup> 송문기, 〈朝鮮時代 濟州島 尊者庵址의 位置와 移建에 대한 文獻的 考察〉, 《耽羅文化》Vol.0 No.41, 2012 年, 頁 272、280。



圖 8 華嚴寺圓通殿〈山神幀〉，1897 年作，林保堯攝

星幀〉、1907 年作〈獨聖幀〉等幀畫，<sup>32</sup>但 2018 年 12 月筆者調查時，兩側壁面已取下這些佛畫。華嚴寺圓通殿採與大雄殿、影殿、羅漢殿並列一排的伽藍配置，殿內 1897 年作〈山神幀〉(圖 8)，依畫記題：「建陽二年陰曆丁酉二月二十日造成于塔殿，仍以奉安於圓通殿。」，可知是安奉於圓通殿內。

透過現場奉祀型態的考察，可發現在禪風興盛的禪宗大叢林，或人跡罕至，僧人隱跡潛修的佛庵，常見山神與獨聖合祀。山神閣所在位置多與禪院或禪修空間相鄰，也因應儀式上的需求與禪院建築之間築有通道。

<sup>32</sup> 신대현、김정은編，〈曹溪山松廣寺〉(首爾：大韓佛教振興院，2010 年)，頁 131。

## 二、〈山神幀〉道人的形象特徵

關於山神的形貌，《高僧傳》、《宋高僧傳》、《續高僧傳》等僧傳有諸多記載，依蔡宗憲敘述所見有「鬚眉皓白」、「拄杖長鬚老公」、「美鬚面」、「容貌端正、衣冠華楚」、「形貌端整，有逾於世」、「形甚端正，羽衛連翩」、「形貌都雅，羽衛亦嚴」等，不僅對山神的性格、身分、形貌、服飾與從衛等形象，有較為細膩的描寫，也頗著力於刻畫山神與僧侶之間互動，以凸顯高僧的德性。<sup>33</sup> 山神本身由於雜揉著不同宗教和民間信仰，形象表現豐富，亦因地域性特色出現女性山神，但在韓國佛寺所奉仍以男性山神為主。目前所遺存山神圖，都是隨著山靈閣進入佛寺，作為安奉使用的佛畫，從年代最早的 1788 年咸陽龍湫寺藏〈隱身庵山神幀〉，至 1950 年代為止，保守估計約遺 495 件，<sup>34</sup> 數量不少，可說每個佛寺都會自繪山神圖，用於山神閣。山神的形象，最初研究山神圖的尹烈秀將其分為判官、神將、騎虎神仙、道人、僧人、士人、關公等，<sup>35</sup> 其中又以著道人服飾的山神最為常見，這樣的形象，在十九世紀山神圖開始蓬勃繪製之前，已出現於〈華嚴經變相圖〉、或〈神眾幀〉中，如 1770 年〈松廣寺華嚴經變相圖〉中的「主山神」，眉白長髯，束髮戴沙幘，樸素清高。或 1786 年〈黃嶺寺神眾幀〉、1792 年〈通度寺三藏幀〉、1891 年〈梵魚

<sup>33</sup> 蔡宗憲，〈佛教文獻中的山神形象初探〉，收錄於朱鳳玉、汪娟編《張廣達先生八十華誕祝壽論文集》，（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0 年），頁 981、989、991。

<sup>34</sup> 山神件數參照金允姬，〈朝鮮後期 山神圖 研究〉，（東國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 年），頁 243-268。

<sup>35</sup> 尹烈秀，〈朝鮮後期 山神幀畫 研究〉，（首爾：東國大學碩士論文，1998 年），頁 19-21。

金榮子則將屬佛教山神者分為僧人、神眾、道人三種類型，金榮子，〈山神圖에 표현된 山神의 類型〉，《韓國民俗學》Vol.41（2005 年 6 月），頁 192、201。

寺神眾幀〉(圖 9)，山神手持藥草或靈芝，表現出仙風道骨、道人採藥的形貌。



圖 9 山神形貌，〈梵魚寺神眾幀〉(局部)，朝鮮 1891 年，絹本著色，150.8×149.2 公分，  
梵魚寺聖寶博物館藏



圖 10 龍門寺〈山神幀〉，朝鮮 1853 年，麻本著色，126×79 公分，直指寺聖寶博物館藏，圖引用  
《한국의불화》9 直指寺(聖寶文化財研究院，1996 年)，頁 119。

〈山神幀〉與〈神眾幀〉或〈華嚴經變相圖〉中山神所表現的道人形象，雖然在樣貌上沒有太大不同，但從佛教的意涵來看，則有所不同，〈神眾幀〉、〈華嚴經變相圖〉山神被視為伽藍護法神祇，〈山神幀〉山神則是等同尊者（修行僧）具有可證道成佛的性格。

十八世紀所繪〈華嚴經變相圖〉或〈神眾幀〉中的山神並未有從獸，但於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期間所繪製的山神圖，以山神和從獸老虎的圖像組合，成為一種主流樣式，此類型作品也成為朝鮮晚期典型的山神圖。如 1788 年龍湫寺藏〈隱身庵山神幀〉、1807 年教桓繪〈山神幀〉、1831 年錦庵堂作海印寺藏〈山神幀〉、1853 年〈龍門寺山神幀〉（圖 10）、松廣寺藏〈山神幀〉、梵魚寺〈山神幀〉、浮石寺藏〈山神幀〉、1894 年作聞慶金龍寺〈山神幀〉等。龍湫寺藏〈隱身庵山神幀〉山神白髯飄逸，頭繫小冠，袒胸露臂，大腹便便，紅色袍服垂肩，左手持杖，顯現瀟灑不羈、不受世俗約束的形象，右手撫摸依偎在旁溫馴的虎頭。這類山神圖通常是繪長鬚白眉老者悠遊松下、溪水澗，旁有老虎以及烹茶的童子、或奉上供養物的婦女等。山神束髮，戴通天冠、緇冠、網巾、紗帽等帽飾，手持物出現羽扇、拂子、拄杖、不老草、靈芝等。除現道人的相貌外，亦有在服飾上繪出如轄治地方官吏的形象，如 1847 年禪雲寺石床庵〈山神幀〉、1856 年禪助庵〈山神幀〉、1898 年咸陽靈源庵〈山神幀〉、1899 年禮山香泉寺〈山神幀〉等。

朝鮮佛教的山神以老虎作為從獸，從構圖方式來看，可分為護衛、依偎和騎虎形式，其中又以護衛形式最多。<sup>36</sup> 護衛式如 1856 年仙巖寺禪助庵〈山神幀〉（圖

<sup>36</sup> 김현진, 〈韓國佛教의 山神 收容 樣相: 嶺南地域 山神閣 現場調査를 中心으로〉, (啟明大學校, 博士學位論文, 2017 年), 頁 46。

11)、依偎式如 1864 年義城雲住庵〈山神幀〉、騎虎式如 1831 年畫僧天如繪靈覺寺〈山神幀〉。在韓民族的原始信仰中，虎是極受崇拜的動物，也含有多種象徵意義。不過，從佛教的觀點來看，〈山神幀〉中老虎的出現，應是受到「高僧伏虎圖」類題材的影響。高僧伏虎圖取材自經籍所載高僧伏虎事蹟，如《高僧傳》卷五述釋僧朗隱居金輿谷的伏虎行跡，<sup>37</sup>《法華傳記》卷四晉蜀三賢寺主釋僧生誦經時，虎蹲坐聽聞佛法，<sup>38</sup>或在天台山修禪的竺曇猷、帛僧光等僧人，山神化成猛虎、蟒蛇以測其定力，最後被感化讓出石室的故事，<sup>39</sup>這些高僧以佛法降伏猛虎、令其聽經的美談，亦早傳誦於新羅，887 年崔致遠撰〈真監和尚碑銘〉：

遂步至康州今晉州智異山，有數於菟楚人稱虎之名哮吼前導，避危從坦，不殊俞騎。從者無所怖畏，豢犬如也。則與善無畏三藏結夏靈山，猛獸前路，涉入山穴，見牟尼立像，完同事跡。涉彼竺曇猷之扣睡虎頭令聽經，亦未專媿於僧史也。<sup>40</sup>

述開啟海東南宗禪法新羅真鑑慧昭（774-850 年）禪師，<sup>41</sup>入智異山時不畏猛虎哮吼襲擊，媲美竺曇猷。竺曇猷扣睡虎頭或唐代天台隱僧豐干乘虎入松門<sup>42</sup>等禪師馴虎的故事，於中世紀以後在東亞地區是極受歡迎的禪宗繪畫題材，如室町時代（1333-1586 年）默庵作〈四睡圖〉，描寫寒山、拾得、豐干和老虎熟睡的情形，<sup>43</sup>或朝鮮

<sup>37</sup> [梁]慧皎撰，《高僧傳》卷五，T50, no. 2059, p. 354b1-26。

<sup>38</sup> [唐]僧詳撰，《法華傳記》卷四，T50, no. 2059, pp. 406c27-407a2。

<sup>39</sup> 參照劉淑芬，〈宋代的羅漢信仰及其儀式〉－從大德寺宋本「五百羅漢圖」說起〉，2015 年，頁 694。

<sup>40</sup> [新羅]崔致遠，《孤雲集》，卷二，〈真監和尚碑銘〉，韓國古典綜合 DB。

<sup>41</sup> 慧昭為道憲法脈傳人，804 年入唐，拜馬祖門下滄州神鑑為師，830 年返回新羅，初至尚州長栢寺，後落腳智異山雙磎寺（現國師庵址）弘法，開啟海東南宗禪法，崔致遠所撰碑銘，即今立於河東雙磎寺的〈真鑑禪師塔碑〉。

<sup>42</sup> [宋]道原纂，《景德傳燈錄》卷二十七，T51, no. 2076, pp. 433b11-434a18。

<sup>43</sup> 徐小虎，《日本美術史》（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 年），頁 156 插圖。

畫家鄭敏(1676-1759年)作〈松嶠伏虎圖〉、金弘道(1745-?年)作潤松美術館藏〈高僧騎虎圖〉、池雲英(1852-1935年)作潤松美術館藏〈伏虎仙人〉以及禪雲寺山神堂內所奉 1915年〈兩大和尚圖〉，繪百濟黔丹禪師和新羅義雲和尚兩位開山祖師，背後有老虎和童子隨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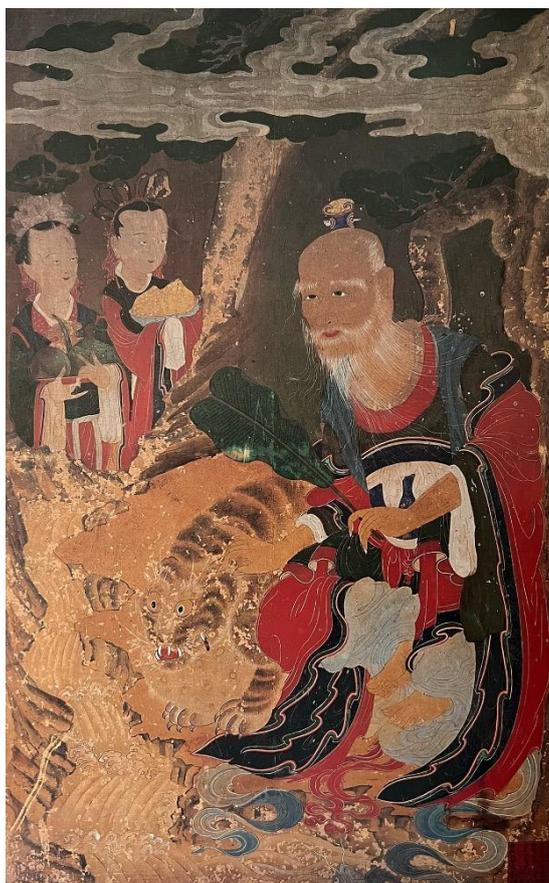


圖 11 禪助庵〈山神幀〉，朝鮮 1856 年，絹本著色，102×63.5 公分，仙巖寺聖寶博物館藏，  
圖引用《한국의 불화》12 仙巖寺（聖寶文化財研究院，1998 年），頁 160。

### 三、山王儀式的成立與佛教的意義

朝鮮晚期興建山神閣、迎奉山神，來自對山神的拜禱及儀式上的需求。在〈山

神請〉成立之前，朝鮮前期水陸齋中已有迎請山神節次，稱伽藍護法神山神為「山王」，惟請詞簡略，如 1531 年松廣寺刊《天地冥陽水陸雜文》云：「法界一切諸大山王等眾。」<sup>44</sup>、1573 年空林寺本志磐編撰《法界聖凡水陸勝會修齋儀軌》：「一心奉請，后土聖母，五嶽帝君，職典巍峨，八大山王，禁忌五蘊，安濟夫人，益聖保德真君，十方法界，至靈至聖，諸大山王并從眷屬。」<sup>45</sup>。至十七世紀後，山王儀式雛形已具，1664 年《仔夔刪補文》卷五〈當山山主天王大帝請坐儀文〉中，出現召請、沐浴、獻茶、獻座等次第，召請偈云：「居至大地，接建峰巒峭峻，而聳至窮隆巍峨，而衝極宵漢法界，一切諸大山王并從眷屬等眾。」沐浴偈云：「灌浴一切山王眾。」獻茶藥偈云：「今將甘露水，奉獻山王眾。」獻座偈云：「普獻一切山王眾。」等。<sup>46</sup>而 1769 年鳳停寺本《諸般文》收錄的〈山神請文〉則節次完備（圖 12）<sup>47</sup>，後白坡巨璇（1767-1852 年）編 1826 年刊《作法龜鑑》，以及《要集》（東國大藏本、江原道福住庵本）、《禪家日用要集》、《僧家喪禮儀文》（東國大藏本）等均收有山神儀文。

十八世紀以後朝鮮禪門所用山神儀式本，主要來自《諸般文》與白坡巨璇編《作法龜鑑》兩本儀式集，《諸般文》又稱《志磐文》，為依流通在朝鮮署名宋志磐編《法

<sup>44</sup> [朝鮮]《天地冥陽水陸雜文》下卷，〈請地祇〉，1531 年松廣寺刊行。朴世敏編，《韓國佛教儀禮資料叢書》Vol.1（首爾：保景文化社，1993 年），頁 547。

<sup>45</sup> [宋]志磐撰，《法界聖凡水陸勝會修齋儀軌》〈召請中位〉，1573 年俗離山空林寺開刊本，內有成宗元年（1470 年）金守溫跋文，初印本應在 15 世紀。朴世敏編，《韓國佛教儀禮資料叢書》Vol.1（首爾：保景文化社，1993 年），頁 597。

<sup>46</sup> [朝鮮]《仔夔刪補文》卷五，〈當山山主天王大帝請坐儀文〉，朴世敏編，《韓國佛教儀禮資料叢書》Vol.2（首爾：保景文化社，1993 年），頁 318。

<sup>47</sup> [朝鮮]《諸般文》，1769 年鳳停寺刊行，圓覺寺藏，東國大學佛教紀錄文化遺產（KABC）。

界聖凡水陸勝會修齋儀軌》底本編輯而成，<sup>48</sup> 現最早版本為 1470 年松廣寺本，附金守溫跋文，後續有無量寺（1498 年）、普願寺（1565 年）、安東廣興寺（1563 年）、空林寺（1573 年）、龍腹寺（1632 年）等寺刊印本。<sup>49</sup> 以 1652 年開興寺本《諸般文》來看，收錄〈十王請〉、〈略禮王請〉、〈羅漢請〉、〈觀音請〉、〈袈裟請〉、〈帝釋請〉、〈彌陀請〉、〈地藏請〉、〈點眼文〉、〈成道齋文〉、〈削髮文〉、〈茶毗作法〉、〈蒙山和尚施食文〉、〈北斗七星請儀文〉、〈觀音施食〉、〈獨聖請〉等禪門常用各種儀文。不過，朝鮮流通的《志磐文》，在形式結構或內容上與明雲棲株宏補儀《法界聖凡水陸勝會修齋儀軌》（X·1497），並不相同，原因是在株宏（1535-1615 年）重修《水陸儀軌》之前，《志磐文》是以高麗晚期竹菴所編《天地冥陽水陸齋儀纂要》（又稱中禮文）為底本編纂而成，乃屬來自北宋楊諤編《天地冥陽水陸儀文》、金代仔夔撰《天地冥陽水陸儀文》系統的儀式文，<sup>50</sup> 這也是《志磐文》卷尾可見書「天地冥陽水陸齋儀纂要一卷」的原因。

<sup>48</sup> 朴永萬，〈韓國水陸齋儀齋成立變容研究〉，（首爾：東方文化大學院博士論文，2018 年），頁 30。

<sup>49</sup> 南希叔，〈朝鮮後期 佛書刊行 研究：真言集과 佛教儀式集들 中心으로〉（首爾：首爾大學博士論文，2004 年），頁 63-64。

<sup>50</sup> 《中禮文》與《志磐文》的比較，參照 송일기、한지희，〈佛教禮儀書 中禮文의 編纂考〉，《書誌學研究》Vol.43（2009 年 9 月），頁 142-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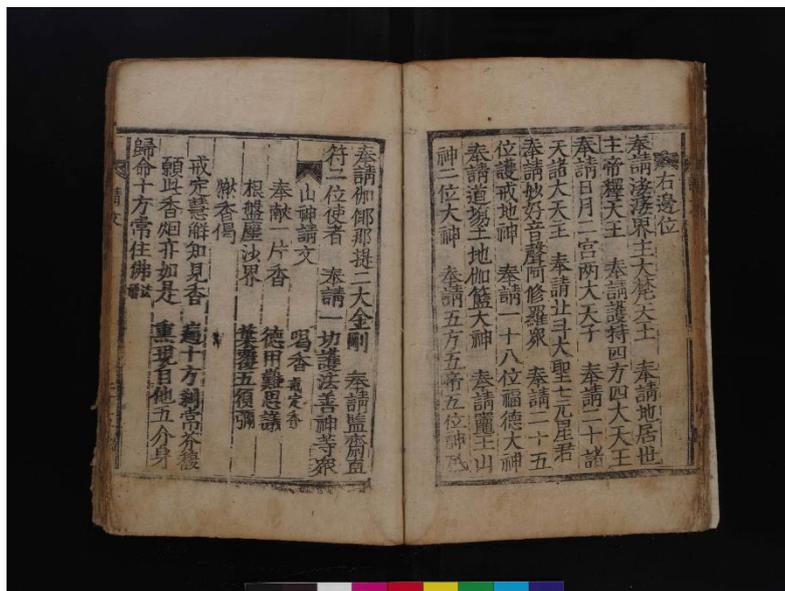


圖 12 《諸般文·山神請文》(02683\_0001\_0026)，1769 年刊鳳停寺本，圖引用東國大學佛教紀錄文化遺產 KABC，<http://kabc.dongguk.edu/>

編纂《作法龜鑑》的白坡巨璇為臨濟宗喚醒志安（1664-1729 年）門人，屬休靜四大門派中的鞭羊門派，活躍於禪雲寺，組織修禪結社，力倡禪修的重要性，以文字解禪，著有《定慧結社文》、《禪門手鏡》、《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要解》一卷、《太古庵歌科釋》、《識智說》一卷、《五宗綱要私記》一卷、《禪門拈頌私記》五卷、《金剛經八解鏡》一卷、《禪要記》一卷、《作法龜鑑》二卷等。巨璇為維護三門修學中徑截門的地位，主張祖師禪、如來禪、義理禪三種禪，此禪觀引起草衣意恂和文人金正喜（1786-1856 年）的辯論，<sup>51</sup> 可知是非常重視禪修的僧人。《作法龜鑑》依作者自序言，可知是廣搜當時流通的儀式請文，加以修訂作成，<sup>52</sup> 成書以後，成為禪

<sup>51</sup> 이종수, 〈朝鮮後期 三門修學과 禪論爭의 展開〉《韓國佛教學》 Vol.63 (2012 年 8 月), 頁 220-230。

<sup>52</sup> 「作法節次，卷帙雖多，互相闕如，未見全豹。且涇渭高低，都不辨白。膚授之學，率多錯舉。誰知供佛之慶事，翻作謗法之大愆。爰有門下數禪，請為一本而校正。余以不才而膠讓，衆請雲興我辭無口。於是博探諸文而收錄，正其請訛而楷定，節要補闕。務在一貫，禮備三壇。理該六度，仍圍四

門儀軌範本，影響至深。將《作法龜鑑》和鳳停寺《諸般文》所收山神儀文加以比對後，可知《作法龜鑑》是依據《諸般文》纂成，將山神儀式次第更精簡分為：召請（千手經）——由致——讚嘆歌詠（香華請）——禮供（獻座、茶偈、運心偈呪）——十六大神位目——精勤歎白——祝願等（參照附錄一、二）。

就《諸般文》和《作法龜鑑》〈山神請〉中所出現的山神來看，「山神位目」列「寶峯開華主山神，華林妙髻主山神、高幢普照主山神、離塵淨髻主山神、光照十方主山神、大力光明主山神、威光普勝主山神、微密光輪主山神、普眼現見主山神、金剛密眼主山神」，這些山神出自《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一，<sup>53</sup>澄觀《華嚴經疏注》卷六注釋曰：「復有無量主山神，通表萬德高勝，性皆閑寂，別表智德最高故。」<sup>54</sup>，此「萬德高勝，性皆閑寂」注解，也被引用於朝鮮山神儀文或榜題之中。奉祀《華嚴經》主山神的原因，研究指出與高麗以來王室頻繁所行「華嚴神眾道場」儀式有關，將轄治、維持山嶽安寧的山神，與其他諸神眾並列為護國、祈福、消災的神祇。<sup>55</sup>

除出自《華嚴經》主山神之外，另見「諸大山王并諸眷屬」、「十六山王大神」、「山王大聖」、「山王菩薩」等。其中，「十六山王大神」出自題稱《佛說山王經》（圖 13），經僅列「大山小山山王大神」、「大岳小岳山王大神」等十六山王大神，

聲，亦節句讀，名曰作法龜鑑。」[朝鮮]白坡巨璇，《作法龜鑑》卷上，〈山神請〉，收錄於朴世敏編，《韓國佛教儀禮資料叢書》Vol.3（首爾：保景文化社，1993年），頁374。

<sup>53</sup>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一之一，T10, no. 279, pp. 3a4-9。

<sup>54</sup> [唐]澄觀述，《華嚴經疏注》卷六，X07, no. 234, pp. 654c10-11。

<sup>55</sup> 參見權熹耕，〈大方廣佛華嚴經行願品神眾合部 變相畫에 관한 研究〉，《書誌學研究》Vol.29（2004年12月），頁241-275。

此外無其他文字敘述。此偽經可說是韓國佛教山神信仰所依經書，經名生疏、未入藏，如何經後人編纂的來歷與過程，尚未能查出。

朝鮮時期「山王」的稱謂，不僅列於儀式文，且出現於〈山神幀〉榜題、儀式碑石，以及拜禱山神的「山王契」結契。山神圖榜題如 1788 年龍湫寺藏〈隱身庵山神幀〉題「南無大權山王之位」、1820 年孤雲寺白蓮庵〈山神幀〉題「大權山王之影」、嶺南大學博物館藏題「南無山王大神之影」、1872 年〈華嚴寺金井庵山神幀〉題「山王之尊像」、1898 年松廣寺〈山神幀〉題「山王大神之位」、京畿道安城〈雲水庵山神幀〉題「此山局內德高閑山王大神之位」等。碑石或豎立山神閣外，或是鑿刻於石壁上。遺有全南求禮泉隱寺〈山王之位碑〉、全南順天仙巖寺山神閣



圖 13 《佛說山王經》(01795\_0001\_0024)，1826 年，圖引用東國大學佛教紀錄文化遺產

KABC，<http://kabc.dongguk.edu/>

〈山王之位碑〉、華嚴寺金井庵〈山王位〉、首爾貞陵北漢山藥師庵山神閣〈南無山王大神之位碑〉、全南羅州竹林寺極樂寶殿後〈山王之位碑〉等。<sup>56</sup> 「山王契」見錦溟寶鼎（1861-1930年）撰〈元曉庵山王契案文〉、〈山神契序〉，文中出現「山靈真君」、「蓬洲之藥」等描述，顯現出道教的色彩：

海出三山，方丈挾蓬洲而挺特，域分四岳。智異接鰲岑而秀高，豈徒高迥而闡名，寔由靈異而稱傑，方丈之坤，鰲岑之兌，有精藍曰元曉菴，聖師元曉之創設，祖師義相之繼禪，潺江帶圍，恍然蛟龍之偃石，鰲背積翠，彷彿蓮花之作峰，疑若西天之飛來山，慣見東土之少林窟。雖居鮮部洲海上，寧慙兜斯多天中，種福根於福田，收玉粒於玉野，睠彼諸聖，齋體已備於千門之願心。唯此山靈，供需久闕於一士之檀信，故結香社之契案。普告君子之施門，伏願致齋致誠，不在宏藍巨剎，求福求壽，必乎山靈真君。致誠澄心，可得蓬洲之藥，捨財發願，必見方丈之仙。<sup>57</sup>

從山神儀文、幀畫、山王碑石，以及信眾的山王契組織，可知朝鮮的「山王」、「山王大神」、「山王菩薩」不僅被視為是管理山域的神祇，透過 1769 年鳳停寺本《諸般文》幾段儀文的陳述，也可知山神被賦予佛教的意涵：

（一）內秘菩薩之慈悲，外現山神之威猛，神通自在、妙力難思。虛徹十方廣通三際，山河石壁，不能障礙。瞬目之間，請則便到。

---

<sup>56</sup> 羅州竹林寺「山王之位」碑，立於極樂寶殿後方，2018年11月9日筆者前往調查時，於荊棘雜草叢中，未能尋得。經訪談竹林寺寺信徒（男性，年紀65歲），得知確有碑石，該信徒在四、五年前且參加過山神祭祀。

<sup>57</sup> [朝鮮]錦溟寶鼎撰，〈元曉庵山王契案文〉，《茶松文稿》卷一，東國大學佛教紀錄文化遺產（KABC）。

(二) 遊逸恣情青嶂，逍遙快樂碧巒中。暫屈雲輶臨法會，了聽圓音悟本空。

(三) 靈山昔日如來囑，位鎮江山度眾生，萬里白雲青嶂，雲車鶴駕任閒情。

關於佛教山神的性格，研究已指出：「佛教認為山神自身的神性無法從六道中解脫，必須值佛聞法，或追隨修道者的菩薩，他們不僅成為佛、菩薩的護衛者，也引導迷途之人走向佛道，如此看來，山神實已被納入佛教修證成道的體系中。」<sup>58</sup>高麗一然撰《三國遺事》中與佛教山神有關的，也大多體現山神指點僧人覓地、協助建寺，請受菩薩戒、佈施財物、或化身老人指點僧人親見彌勒仙花的內容，可知在佛教傳入後，朝鮮半島原有山神的性格發生了變化。<sup>59</sup>故透過對《諸般文》、《作法龜鑑》儀文的分析，可知在重申山神原本所蘊含的佛教意涵，明確規範山神作為佛教神祇的身份，並凸顯其等同羅漢具有修證成道、為眾生廣種福田，度化眾生的性格。

#### 四、朝鮮山王信仰與天台宗所立「山王禮儀」

經由梳理鳳停寺本《諸般文》及《作法龜鑑》的山神儀文，可發現與天台宗「山王」儀禮相關的線索，一為「山王」稱謂的使用，另一為山神具有修道成佛及護衛修道者任務的特質。因此在考察山神與獨聖尊者合祀的現象時，不能不關注天台宗所立「山王」儀禮，以及文獻上所載山神助天台僧人禪修的軼事。天台宗將「山王」

---

<sup>58</sup> 蔡宗憲，〈佛教文獻中的山神形象初探〉，收入朱鳳玉、汪娟編《張廣達先生八十華誕祝壽論文集》（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0年），頁996。

<sup>59</sup> 河廷龍，〈『三國遺事』所載山神關係記事와 그 성격에 대한 考察〉，《宗教와 文化》，Vol.0No.9（國立首爾大學宗教問題研究所，2003年），頁151-155。

做為敬奉的神祇，見隋灌頂纂《國清百錄》〈敬禮法〉：

為梵釋四王、八部官屬，持國護法諸天神等，願威權自在，顯揚佛事，敬禮常住諸佛。為諸龍王等，願風雨順時，含生蒙潤，敬禮常住諸佛。為天台山王、王及眷屬、峯麓林野一切幽祇，願冥祐伽藍作大利益，敬禮常住諸佛。<sup>60</sup>

智顛制定禮敬「天台山王」，如同天神、龍王，是作為護持佛教教團、寺院，帶有護法善神色彩的神祇，<sup>61</sup>〈敬禮法〉中的天台山山王是何人物，無從得知，但智顛入天台山所遇見「阜幘絳衣」之山神，也為後來山神的形象埋下伏筆。可知的是，進入晚唐以後，道教仙人王喬成為天台山山神之說蔚然成形，此說見作於825年徐靈府撰《天台山記》卷一：

真人周靈王太子喬，字子晉，好吹笙，作鳳鳴於伊雒間。道人浮近公接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求之不得，偶乘白鶴謝時人而去。以仙官授任為桐柏，真人右弼王領五岳，司侍帝來治茲山也，故真誥云。<sup>62</sup>

謂王喬受智者大師詔封，賦予轄治天台山職責。北宋年間，日本天台宗僧成尋(1011-1081年)《參天台五台山記》中則有在國清寺三賢院內參禮山王元弼真君記載：

午時參禮三賢院。三賢者豐干禪師、拾得菩薩、寒山菩薩，彌陀、普賢、文殊化現，禪師傍有虎。」……(中略)次禮豐干禪師存日齋堂，中有數體小佛，後二角各有木像三賢燒香供養。次禮地主山王元弼真君，真君者是周靈王子，王子晉也，寺者王子宅也，成仙經數百年而謁智者大師受戒付屬地也，宛如日本天台山

<sup>60</sup> [隋]灌頂纂，《國清百錄》卷1，〈敬禮法第二〉，T46, no. 1934, p. 794b27-c3。

<sup>61</sup> 郭珮君，〈古代東亞佛教儀式中所見的山王〉，《中華佛學研究》第16期(2015年)，頁131-133。

<sup>62</sup> [唐]徐靈府撰，《天台山記》卷1，T51, no. 2096, p. 1052b22-26。

王。<sup>63</sup>

成尋於延久四年（1072年）五月十四日到天台山國清寺，午時參禮三賢院供奉的唐代天台三大隱僧豐干、寒山、拾得，在豐干禪師存日齋堂三賢像前燒香供養，接著禮拜地主山王元弼真君，並述山王即是受智者大師詔封的周靈王子，如是日本天台山王。

宋代天台宗奉祀山王的儀禮，延續至明代，成書於明萬曆三十一年（1603）天台僧人釋傳燈著《天台山方外志》卷十，敘明叢林奉祀王喬的原因：

傳燈述曰：周靈王太子晉，生為神僊，死而魂為天台山神，掌吳越水火，司命一方。又能皈依三寶，作蘭若護法之主。靈應事蹟可考典籍者五。其陰翔顯佑，神妙不測，則無處而不顯，無時而不在，又不啻如此。故台山僧寺，凡為民間之侵漁者，而山神輒能致禍。台民以此為戒，而卒不敢妄為。既其有功德於伽藍福地若此，而叢林之嚴祀虔奉宜矣。<sup>64</sup>

謂天台山山神王喬為蘭若護法之主，應加以虔誠敬拜。從天台宗自智顛開始奉祀天台山王的沿歷來看，可知朝鮮佛教所奉行的山王儀禮，是承繼天台宗所立山王傳統；再依《參天台五台山記》記載國清寺三賢院中內奉祀山王來看，朝鮮將山王與象徵在天台山上禪修的獨聖尊者合祀，可知是依此根據而來的。

僧傳中山神與天台僧人互動的軼事甚多，如慧皎（497-554）《高僧傳》卷十一敘述山神讓出居處，作為東晉僧人竺曇猷（?-383）修行處所。<sup>65</sup>《法華經持驗記》

<sup>63</sup> [日]成尋撰，《參天台五台山記》，卷一，《大正藏》B32, pp. 346a26-c1。

<sup>64</sup> [明]釋傳燈著，《天台山方外志》，卷十，《中國佛寺史志彙刊》冊89，頁410上-411上。

<sup>65</sup> [梁]慧皎撰，《高僧傳》，卷十一，T50, no. 2059, pp. 395c27-396a14。

卷一唐釋惠主：「始州賈氏，初至京師甘露寺受具。專誦法華，感山神送供。六時行道，鳥獸隨行，似如聽仰，仍為幽顯受菩薩戒。武德中居香林寺，時陵陽公臨益州，將百餘馱入寺，就講堂安置。」<sup>66</sup> 或灌頂撰《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述智顛入天台創建國清寺時，遇見著「阜幘絳衣」之人願捨山下皇太子寺基之地，來協助其創建佛寺，後來並如老僧所預言稱為國清寺。<sup>67</sup>

朝鮮半島僧人與山神之間的軼事，如在慧思（515-577年）門下證得法華三昧的百濟僧玄光返國前，忽聽「空中聲云：『天帝召海東玄光禪師。』光拱手避讓，唯見青衣前導，少選入宮城，且非人間官府。羽衛之設也，無非鱗介，參雜鬼神。」<sup>68</sup>，敘述青衣人前來引導玄光謁見天帝。或如智顛興建國清寺的故事，被引用於曦陽派開山祖師智證道憲（824-882年）身上，此內容出自新羅崔致遠（857-?年）撰〈智證和尚碑銘〉：

弟子有剩地在曦陽山腹，鳳巖龍谷，境駭橫目，幸構禪宮。徐答曰：吾未能分身，惡用是忠請膠固，加以山靈有甲騎為前騶之異，乃錫挺樵礮而相歷焉。且見山屏四列。……水帶百圍。……即且喟愕曰，獲是地也。……起瓦簷四柱以壓之，鑄鐵像二軀以衛之。至中和辛丑年，教遣前安輪寺統僧俊恭、司正史裴聿文標定疆

<sup>66</sup> [清]周克復纂，《法華經持驗記》卷1，X78, no. 1541, p. 75a1-4 // R134, p. 921b13-16 // Z 2B:7, p. 461b13-16。

<sup>67</sup> 劉淑芬，〈宋代的羅漢信仰及其儀式——從大德寺宋本「五百羅漢圖」說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6本，第4分（2015年12月），頁697。智顛受山神指點建國清寺記載見[隋]灌頂撰，《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T50, no. 2050, p. 193a11-20。

<sup>68</sup> [宋]贊寧著，《宋高僧傳》卷18，感通篇第六陳新羅國玄光傳，T50, no. 2061, pp. 820c14-821a2。

域，仍榜為鳳巖焉。<sup>69</sup>

述新羅晚期道憲前往曦陽山時，因有山靈以甲騎護衛前導，引導尋覓良地，得以於憲康王五年（879年）建立祖庭鳳巖寺，經過與智顛創建國清寺的情節，如出一轍。此軼事傳誦至後代，朝鮮《天地冥陽水陸齋儀梵音刪補集》卷中〈禪門祖師禮懺〉，在請道憲祖師時，不忘提道憲與山神這一事，偈云：「至心歸命禮，曦陽山祖師山神現請道憲國師，燈傳慧隱孰能瞻，唯見靈蹤在碧巖，山鳥似嫌僧不管，水邊林下語喃喃。」<sup>70</sup>用「山神現請道憲國師」來傳誦崔致遠所寫典故。如今鳳巖寺內仍存有立於924年的〈智證大師塔碑〉，而崔致遠〈智證和尚碑銘〉中所出現的「山靈」，應就是朝鮮佛教山神閣最初使用的殿名，這從1696年建鴨谷寺山靈閣和1761年建通度寺山靈閣，及涵弘致能（1805-1878年）《涵弘堂集》卷二〈玄沙寺山靈閣記〉，皆以「山靈」為殿名可知。

## 五、結語

韓國山靈閣約從十七世紀末開始出現，進入十八世紀以後隨著《諸般文》和白坡巨璇編《作法龜鑑》中山神儀式的整備，伽藍大舉興建山神閣，而此兩儀文集所收〈山神請〉也成為禪門施行山神儀式所依儀文。相較於目前在漢地佛教中「山王」儀禮已少見的情形，朝鮮晚期佛寺傳承至今的山神儀禮，歷史意義深遠，極具價值。

將原本巫俗色彩濃厚、無立身之處的山神，迎入佛寺奉祀，應與十六世紀末《諸

<sup>69</sup> [新羅]崔致遠，《孤雲集》卷三碑，〈智證和尚碑銘〉，韓國古典綜合DB。

<sup>70</sup> [朝鮮]智還編《天地冥陽水陸齋儀梵音刪補集》卷中，朴世敏編，《韓國佛教儀禮資料叢書》Vol. 3（首爾：保景文化社，1993年），頁52。

般文》中天台獨聖信仰與儀式的成立有極大關係。為凸顯獨聖信仰所象徵隱居山林僧人獨修獨證的可貴，以及仰慕推崇天台山竺曇猷、智顛、豐干、寒山、拾得等天台聖僧，朝鮮佛教依據天台宗禮敬山王傳統，制定山王儀式、繪製〈山神幀〉和勸化拜禱山王，給山神守護天台山的名義，同時依教義賦予山神等同羅漢具有修證成道、度化眾生的性格，使其轉化成為佛教敬奉的神祇。

現遺朝鮮晚期繪製〈山神幀〉，數量近五百件，幾乎是做為山神儀式或安奉殿閣使用，透過對山神形象的探討，發現以描繪道人相貌的最多，以道人做為山神的基本形象，應是受晚唐以後道教仙人王喬被立為天台山神之說影響，但朝鮮晚期〈山神幀〉以虎做為山神從獸的構圖形式，除呈現佛教的意涵外，也具有在地化民俗信仰的色彩。山神圖所呈現的道人和虎的組合，雖與晉孫綽作《游天台山賦》述王喬在天台山控鶴以沖天的形象，有些差距，但由此也可窺視朝鮮在立天台山神時，似乎更傾向借用佛教山林隱僧在修道過程獲得山神相助的涵義，藉以彰顯僧人不畏艱險，堅定求道，獨修體證的可貴。或者因此王喬控鶴沖天的形象就被淡化了。

十八世紀以後，隨著獨聖、山神在伽藍地位的鞏固，民眾對羅漢的供養祈禱，除了部分佛寺還存有原來的十六羅漢、五百羅漢供以外，大都轉移至獨聖閣、山神閣、三聖閣，安奉於此三殿的獨聖尊者、山神、熾盛光如來等神祇受到大眾膜拜，成為祈求各種現世利益的場所，發展成為韓國羅漢信仰的特色。

**圖版出處**（作者攝影部份，省略不列）

圖 1 鳳巖寺山神閣內所供山神幀（右）和獨聖幀（左），慶尚北道聞慶市。

圖 2 實相寺百丈庵山神閣，全羅北道南原市。

圖 3 大興寺應真堂與山神閣，全羅南道海南郡。

圖 4 仙巖寺應真堂與山神閣增築通道，全羅南道順天市。

圖 5 仙巖寺山神閣後所立山王之位石碑，全羅南道順天市。

圖 6 鳳停寺三聖閣所供熾盛光如來圖（中）、山神幀（左）、獨聖幀（右），慶尚北道安東市。

圖 7 修德寺大雄殿中壇佛畫神眾幀、熾盛光如來圖、山神幀、獨聖幀（由右向左）。

圖 8 華嚴寺圓通殿〈山神幀〉，1897 年作，林保堯拍攝提供。

圖 9 山神形貌，〈梵魚寺神眾幀〉（局部），朝鮮 1891 年，絹本著色，150.8×149.2 公分，梵魚寺聖寶博物館藏。

圖 10 龍門寺〈山神幀〉，朝鮮 1853 年，麻本著色，126×79 公分，直指寺聖寶博物館藏，圖引用《한국의불화》9 直指寺（聖寶文化財研究院，1996 年），頁 119。

圖 11 禪助庵〈山神幀〉，朝鮮 1856 年，絹本著色，102×63.5 公分，仙巖寺聖寶博

物館藏，圖引用《한국의 불화》12 仙巖寺(聖寶文化財研究院，1998 年)，  
頁 160。

圖 12 《諸般文·山神請文》(02683\_0001\_0026)，1769 年刊鳳停寺本，圖引用東  
國大學佛教紀錄文化遺產 KABC，<http://kabc.dongguk.edu/>

圖 13 《佛說山王經》(01795\_0001\_0024)，1826 年，圖引用東國大學佛教紀錄文  
化遺產 KABC，<http://kabc.dongguk.edu/>

## 參考文獻

### 古籍

- [梁]慧皎撰，《高僧傳》，輯錄《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50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 年。
- [唐]僧詳撰，《法華傳記》，輯錄《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51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 年。
-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輯錄《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10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 年。
- [唐]澄觀述，《華嚴經疏注》，《卍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第 7 冊，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1989 年。
- [隋]灌頂纂，《國清百錄》，輯錄《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46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 年。
- [隋]灌頂撰，《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輯錄《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50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 年。
- [唐]徐靈府撰，《天台山記》，輯錄《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51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 年。
- [宋]贊寧著，《宋高僧傳》，輯錄《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50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 年。
- [宋]道原纂，《景德傳燈錄》，輯錄《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51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 年。

- [日]成尋撰，《參天台五台山記》，輯錄《大藏經補編》，第 32 冊，台北：華宇，1984。
- [明]釋傳燈著，《天台山方外志》，《中國佛寺史志》，第 89 冊。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GA0089\\_001](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GA0089_001)
- [新羅]崔致遠，《孤雲集》，韓國古典綜合 DB。
- [高麗]一然，《三國遺事》，韓國古典綜合 DB。《高麗史節要》，韓國古典綜合 DB。
- [宋]志磐撰，《法界聖凡水陸勝會修齋儀軌》，1573 年俗離山空林寺開刊本，朴世敏編，《韓國佛教儀禮資料叢書》Vol.1，保景文化社，1993 年。
- [朝鮮]《諸般文》，寶林寺刊印本，東國大學佛教紀錄文化遺產 (KABC)。
- [朝鮮]《諸般文》，1769 年鳳停寺刊行，圓覺寺藏，東國大學佛教紀錄文化遺產 (KABC)。
- [朝鮮]智還編，《天地冥陽水陸齋儀梵音刪補集》，朴世敏編，《韓國佛教儀禮資料叢書》Vol.3，保景文化社，1993 年。
- [朝鮮]白坡亘璇編，《作法龜鑑》，朴世敏編，《韓國佛教儀禮資料叢書》Vol.3，保景文化社，1993 年。
- [朝鮮]《仔夔刪補文》，朴世敏編，《韓國佛教儀禮資料叢書》Vol.2，保景文化社，1993 年。

[朝鮮]《天地冥陽水陸雜文》，朴世敏編，《韓國佛教儀禮資料叢書》Vol.1，保景文化社，1993年。

[朝鮮]崔溥，《漂海錄》，韓國古典綜合DB。

[朝鮮]南孝溫，《秋江集》，韓國古典綜合DB。

[朝鮮]《朝鮮王朝實錄》，韓國古典綜合DB。

[朝鮮]李珣，《石潭日記》，韓國古典綜合DB。

[朝鮮]仁嶽義沼，《仁嶽集》，韓國古典綜合DB。

[朝鮮]涵弘致能，《涵弘堂集》，韓國古典綜合DB。

[朝鮮]梵海覺岸，《梵海禪師文集》，韓國古典綜合DB。

[朝鮮]鏡虛惺牛，《鏡虛集》，韓國古典綜合DB。

[朝鮮]錦溟寶鼎，《茶松文稿》，韓國古典綜合DB。

\*《大正新脩大藏經》與《已新纂續藏經》的資料引用是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 簡稱 CBETA) 的電子佛典系列光碟(2016)。引用《大正新脩大藏經》出處是依冊數、經號、頁數、欄數、行數之順序紀錄。

## 專書

신대현、김정은編，《曹溪山松廣寺》，大韓佛教振興院，2010年。

徐小虎，《日本美術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

## 期刊

劉淑芬，〈宋代的羅漢信仰及其儀式〉—從大德寺宋本「五百羅漢圖」說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6本第4分，2015年，頁692-711。

蔡宗憲，〈佛教文獻中的山神形象初探〉，收錄於朱鳳玉、汪娟編《張廣達先生八十華誕祝壽論文集》，新文豐出版公司，2010年，頁977-996。

郭珮君，〈古代東亞佛教儀式中所見的山王〉，《中華佛學研究》第16期，2015年，頁131-133。

韓定燮，〈佛教土著信仰考：특히 華嚴神將을 中心으로〉《韓國佛教學》Vol.1，1995年，頁159-179。

洪潤植，〈佛教儀式에 諸神의 性格：神眾作法을 中心으로〉《韓國民俗學》Vol.1，1969年，頁39-51。

金炯祐，〈韓國寺刹의 山神閣과 山神儀禮〉《禪文化研究》Vol.14，2013年，頁297-332。

崔琮錫，〈韓國 土著宗教와 佛教의 習合過程〉，《佛教學報》Vol.35，1988年，頁269-286。

辛恩美,〈獨聖의 概念定立과 信仰에 關한 研究〉,《美術史學研究》No.283·284, 2014年,頁31-53。

吳炳武,〈南原 百丈庵 舊建物址 發掘調查報告〉,《全羅文化論叢》Vol.1, 1986年,頁215-236。

嚴基杓,〈仙巖寺 高麗時代 石造浮屠의 建立時期와 意義〉,《地方史와 地方文化》Vol.12 No.1, 2009年,頁261-299。

김용태,〈朝鮮後期 佛敎와 民間信仰의 共存 樣相 - 山神·七星 信仰의 佛敎化〉,《佛敎學研究》Vol.61 (2019年),頁75-104。

柳東植,〈韓國의 土著信仰과 民衆의 佛敎受容形態〉,《延世論叢》Vol.12 No.1, 1975年,頁111-139。

송문기,〈朝鮮時代 濟州島 尊者庵址의 位置와 移建에 대한 文獻的 考察〉,《耽羅文化》Vol.0 No.41, 2012年,頁265-329。

송일기, 한지희,〈佛敎禮儀書 中禮文의 編纂考〉,《書誌學研究》Vol.43, 2009年,頁115-149。

이종수,〈朝鮮後期 三門修學과 禪論爭의 展開〉,《韓國佛敎學》Vol.63, 2012年8月,頁209-233。

權熹耕,〈大方廣佛華嚴經行願品神眾合部 變相畫에 關한 研究〉,《書誌學研究》Vol.29, 2004年,頁241-275。

河廷龍,〈『三國遺事』 所載 山神 關係記事와 그 性格에 대한 考察〉,《宗教와

文化》，Vol. 9，2003 年，頁 137-161。

金榮子，〈山神圖에 표현된 山神의 類型〉，《韓國民俗學》Vol. 41，2005 年，頁 187-223。

三崎良周，〈山王神道と一字金輪佛頂〉，《印度學佛教學研究》Vol.8 No.2，頁 251-254。

### 韓文學位論文

尹烈秀，〈朝鮮後期 山神幀畫 研究〉，東國大學碩士論文，1998 年。

金允姬，〈朝鮮後期 山神圖 研究〉，東國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 年。

朴永萬，〈韓國水陸齋儀齋成立變容研究〉，東方文化大學院博士論文，2018 年。

南希叔，〈朝鮮後期 佛書刊行 研究：真言集과 佛教儀式集를 中心으로〉，首爾大學博士論文，2004 年。

김현진，〈韓國 佛教의 山神 收容 樣相：嶺南地域 山神閣 現場調査를 中心으로〉，啟明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7 年。

### 網路資料

東國大學佛教紀錄文化遺產 (KABC)，<http://kabc.dongguk.edu/> (2023 年 10 月 21 日檢索)

韓國古典綜合 DB，<http://db.itkc.or.kr> (2023 年 11 月 3 日檢索) 一行佛學辭

典搜尋，(2023年11月3日檢索)

## 附錄

一、《諸般文》〈山神請文〉1769年鳳停寺印本，圓覺寺藏。

喝香戒定香

奉獻一片香。德用難思議。根盤塵沙界。葉覆五須彌。

燃香偈

戒定慧鮮知見香。遍十方刹常芬馥。願以此香烟亦如是。熏現自他五分身。

歸命十方常住佛法僧

合掌偈

合掌以為花。身為供養具。誠心真實像。讚歎香烟覆。

告香偈

香烟遍覆三千界。定惠能開八萬門。惟願三寶大慈悲。聞此信香臨法會。

次開啟

詳夫水含清淨之功。香有普熏之德。故將法水特熏妙香。灑斯法筵成于淨土。伏請大眾童音唱和神妙章句大多羅尼。次嚴淨偈。次淨三業。淨法界召請真言。次由致

切以山王大聖者。最神最靈。能威能猛。能猛之處摧妖降魔。最靈之時。消災降福。有求皆遂。無願不從。是以娑婆世界某處居住某人寶體。所求如意之大願。就於某處以今月某日。虔設淨饌。供養山王大聖并從眷屬。冀迴靈鑑。曲照微誠。仰表一心。先陳三請。

南無一心奉請后土聖母。五岳帝君。直典崑崙。八大山王。禁忌五蘊。安濟夫人。益聖保德真君。十方法界。至靈至聖。諸大山王并諸眷屬。唯願承三寶力。降臨道場受此供養。

云云。內秘菩薩之慈悲。外現山神之威猛。神通自在。妙力難思。虛徹十方廣通三際。山河石壁。不能障礙。瞬目之間。請則便到。后土聖母。五岳帝君。直典崑崙。八大山王。禁忌五蘊。安濟夫人。益聖保德真君。此山局內。恒住大聖。十方法界。至靈至聖。諸大山王并諸眷屬。唯願承三寶力。降臨道場受此供養。次香花。次歌詠。

遊逸恣情青嶂裏。逍遙快樂碧巒中。暫屈雲輶臨法會。了聽圓音悟本空。

靈山昔日如來囑。位鎮江山度衆生。萬里白雲青嶂裏。雲車鶴駕任閒情。

獻座真言

我今敬設寶嚴座。普現一切山神前。願滅塵勞妄想心。速圓解脫菩提果。

今將甘露茶。奉獻山王前。鑑察虔懇心。願垂哀納受。真言勸供

淨法界真言 唵[口\*覽]二七遍

變食真言二七遍（以下真言略）

變食真言三遍（以下真言略）

普迴向真言

（真言略）次心經。消災呪。準提呪云云。次讀山王經。精勤則山王菩薩。次祝願。

稽首歸依禮鬱鬱青松里。層層白石間。逍遙聖母神。願降大吉祥。

稽首歸依禮巖盤寶堀心。萬壑千峰頂。保德大真君。願降大吉祥。

稽首歸依禮位鎮丹霞色。潛形綠水聲，造化諸眷屬。願降大吉祥。某人保體所求所願。一一成就之大願。世世常行菩薩道。摩訶般若波羅密。

山神位目廣設實用之始得。

南無寶峰開華主山神。南無華林妙髻主山神。南無高幢普照主山神。南無離塵淨髻主山神。南無光照十方主山神。南無大立光明主山神。南無威光普勝主山神。南無微密光輪主山神。南無普眼現見主山神。南無金剛密眼主山神。此作位目可矣而亦作請文為妙也。

南無一心奉請萬德高勝。性皆閒寂。寶峰開華主山神。華林妙髻主山神。高幢普照主山神。離塵淨髻主山神。光照十方主山神。大立光明主山神。威光普勝主山神。微密光輪主山神。普眼現見主山神。金剛密眼主山神并諸眷屬。惟願承三寶力降臨道場。受此供養。

佛說山王經

大山小山山王大神。大岳小岳山王大神。大覺小覺山王大神。大丑小丑山王大神。尾山在處山王大神。二十六丁山王大神。外岳明山山王大神。四海被髮山王大神。明堂土山山王大神。金貴大德山王大神。青龍白虎山王大神。玄武朱雀山王大神。東西南北山王大神。遠山近山山王大神。上方下方山王大神。凶山吉山山王大神。

佛說山王經終

## 二、《作法龜鑑》〈山神請文〉

召請

廣則作法如常。略則千手三遍。普召請真言。

由致

切以山王大聖者。最神最靈。能威能猛能猛之處。摧妖降魔。最靈之時。消災降福。有求皆遂。無願不從。是以云云。以今月今日。虔設淨饌。供養諸大山王并從眷屬。

冀迴靈鑑。曲照微誠。仰表一心。先陳三請。

南無云云。內秘菩薩之慈悲。外現山神之威猛。神通自在。妙力難思。虛徹十方廣通三際。山河石壁。不能障礙。瞬目之間。請則便到。后土聖母。五岳帝君。直典崑崙。八大山王。禁忌五蘊。安濟夫人。益聖保德真君。此山局內。恒住大聖。十方法界。至靈至聖。諸大山王并諸眷屬。唯願承三寶力。降臨道場受此供養。

讚嘆歌詠（香華請）

遊逸恣情青嶂裏。逍遙快樂碧巒中。暫屈雲輶臨法會。了聽圓音悟大空。

獻座 茶偈 運心偈呪

願此香供徧法界。普供無盡山王衆。及與一切諸眷屬。不捨慈悲受此供。那莫云云。或真言變供亦可。次供養呪。回向呪。心經。消災呪。准提呪云云。讀經。

《佛說山王經》十六大神。或以爲位目亦可。

大山小山山王大神。大岳小岳山王大神。大覺小覺山王大神。大丑小丑山王大神。尾山在處山王大神。二十六丁山王大神。外岳明山山王大神。四海被髮山王大神。明堂土山山王大神。金貴大德山王大神。青龍白虎山王大神。玄武朱雀山王大神。東西南北山王大神。遠山近山山王大神。上方下方山王大神。凶山吉山山王大神。

精勤歎白

精勤則云。南無萬德高勝。性皆閒寂。山王菩薩略干聲歎白。靈山昔日如來囑。位（威）鎮江山度衆生。萬里白雲青嶂裏。雲車鶴駕任閒情。

祝願

稽首歸依禮。靈山受佛記。后土大聖母。保德諸大神。願降大吉祥災厄頓除。福壽延長。

稽首歸依禮。神通不思議。清淨此明山。恒住大真君。願降大吉祥日日有千祥之慶。時時無百害之災。

稽首歸依禮。十方盡法界。權形及實報。諸大山王衆。願降大吉祥福祿雲興於百年。子孫昌盛於萬世。

附錄一文錄自《諸般文》，1769年鳳停寺刊行，圓覺寺藏，東國大學佛教紀錄文化遺產(KABC)。附錄二文錄自朴世敏編，《韓國佛教儀禮資料叢書》第三輯(首爾：保景文化社，1993年)，頁383-384。次第參照白坡亘璇撰·김두재註解，《作法龜鑑》(首爾：東國大學出版部，2010年)，頁50-54，整理作成。